2025.7.21 星期一
主编｜罗安明 版式｜许丽 检校｜李彪 邝才热
海南日报

形聚乡愁·村之形

解码海南村之形

■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卓斌 陈蔚林

【编者按】

海南有不少形态优美的村落，比如“太极村”、成排成行的扇形村、背山面水的带状村等，本期《海南周刊》封面以“形聚乡愁”为题聚焦海南村落的形状，敬请关注！

千村千面，形色各具。

蔚蓝穹顶之下，琼岛各地村落经过积年累月的成长变迁，形成了多种布局：有的沿河流驿道而建，呈带状分布；有的围湖绕田而居，“开枝散叶”般发散扩张；有的在深山雨林中辗转腾挪，形成星星点点的分散布局……

村落因何长成如今的模样？近日，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海口文毓村民小组、澄迈罗驿村等地，从地理、资源、人文等角度，剖析海南“村之形”的形成原因和其中巧思，探究村落发展的内在逻辑。

村落模样 圆形、水弓形、扇形等

7月17日午后，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南村文毓村民小组，几位村民正沿着田埂，向中间的池塘踱步而去。

自高空俯瞰，可见大体呈圆形的38亩田洋包裹着一处约2亩的圆形池塘，形似时钟，两条水泥村道则如时针、分针般连接着池塘和外围民居。

“我们村始建于明朝，有400多年历史。”已逾古稀之年的村民李学思告诉记者，村内民居均是围田而建、向塘而居，即面向池塘这一中心点，由内向外延伸拓建并构筑巷道，逐渐形成如今文毓村民小组“一塘十二巷”的总体布局。

据传，村里曾有古训，要求村民所建房屋不得侵占这片田洋。多年来，大伙几乎都遵从古训，不在其中起屋盖楼，才能使这两个“同心圆”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。

“如今，这片田洋大多种植水稻，四季之景各有不同。”文毓村民小组组长李学纪介绍，每到丰收时节，村中金色稻浪环绕碧玉模样的池塘，风光秀美，吸引不少游客、骑行爱好者前去拍照打卡。

而在20多公里外的千年古村——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，村民同样依水而居。村里三眼池塘古已有之，分别叫作日湖、月湖、星湖，取“日月星辰卧虎地”之意。

其中，日湖、月湖间为村庄的中心，古代的祠堂、议事厅建在这里。三眼古塘边，坐北朝南的480多间火山岩民居有序分布，村巷纵横交错，有很强的规划设计感。

“我们的族谱记载，罗驿村早期村庄布局形似凤凰，后人在‘两翼’处各建一座塔，以期留住文脉和灵气。”罗驿村党支部书记李运达说。

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杨卫平从事海南古村落研究20余年，著有《海南古村古镇解读》一书。他告诉记者，海南村落大多沿江河、道路而建，呈带状或水弓形（带状的一种）分布，也有部分村落发散成扇形布局，如东北部文昌市、琼海市的一些村落。文昌市会文镇十八行村有明显的排列线，形成了十八条平行的巷道，很有特色；中西部山区的许多黎族村落依山势分布，呈星罗棋布之势。

文昌十八行村成排成行的房屋。山野 摄

何以成形？地理、资源、人文等叠加影响

古色古香的火山岩建筑，以及古牌坊、古驿道传递着厚重的历史气息，三眼古塘“日月星辰”波光粼粼……这是7月15日，记者在罗驿村看到的一幕。

“村子始建于宋代，地势高低错落，古时先祖们为了就近采掘火山岩盖房，挖了不少池塘。有专家考证，三眼古塘一部分就是因此形成的。”李运达说，这一说法大家都比较认可，因为村中的牌坊等建筑，所耗石材颇多，古时候这些石材要从外地运来相当困难，很可能就地取材。

除了建筑资源，地势和水源也是影响村落布局的重要因素。文毓村民小组一带，在古代距离水源较远，村民取水不便，而农业又离不开水，灌溉就成了早期村落发展遇到的一大难题。

李学思说，村里地势中间高、四周低，祖辈们便在中心处挖塘蓄水，并开设小沟渠引水至周边灌溉农田，“这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”。

记者走访了解到，在罗驿村、文毓村民小组等地，巷道的设计布局也颇具巧思，各类巷道大多直通水塘，形成了笔直通畅的“冷巷”（凉爽的巷子）。作为冷源的水塘和巷道进出风口衔接，冷热交替加快了空气流通，对村落建筑群内部通风降温十分有利。

人文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村落的发展。李运达介绍，据族谱记载，早在唐代村子尚未成形时，附近有一处驿站，驿站周边有几个外姓的小村落，后来一教书先生在此开堂讲学，吸引各村村民送孩子求学。“至宋代，罗驿村逐渐形成，以李氏家族为主的村民继续繁衍，人口不断增加，外姓村落逐步迁出。”李运达说，如今村中还有不少井，以那些村落的名称命名。

杨卫平说，海南古村落中，像罗驿村这样独姓、以一支宗族发展而来的成长型村落很多。从布局上看，这类村落往往是以祠堂为中心，宗族的长子靠近祠堂盖屋，次子等其他孩子的房屋分列两旁，后代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。“当村子发展到一定程度，资源不够用时，就会有村民迁出，形成新的族群和村落。”

在文毓村民小组，同样可见大量石制建筑。漫步其间，除了火山岩民居，还可以看到不少保存至今且较为完整的石门、围墙。据传，古代当地经常受到海盗、土匪侵扰，村民为求自保，搬运石材建造了石门、围墙等。

海口文毓村民小组的圆形田洋包裹着一个约2亩的圆形池塘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
中国部分“形村”

江西菊径村·圆形

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，是一个典型的山环水绕的村庄，四周高山耸立，一条小溪环绕住整个村庄，村庄的形状呈近圆形，被誉为“中国最圆的村庄”。

安徽宏村·牛形

位于安徽省黟县，从高处看，该村宛若一头斜卧山前溪边的牛，雷岗为牛首，民居分布区为牛躯，水圳为牛肠，南湖为牛肚，河溪上的四座桥为牛腿。

浙江诸葛八卦村·八卦形

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，村庄以九宫八卦形状布局，房屋错落有致，空中轮廓优美。位于村中心的钟池和旁边的一块空地（晒场）组合成太极图形状。

文字罗安明 制图许丽

“研究海南文化，村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。”杨卫平说，海南岛的岛屿形态和迁入人口较多的历史背景，决定了海南村落形态的丰富多样，“各地移民在海南建设的村落，多少都会带有他家乡的特点，比如儋州市南丰镇还保留着客家围屋，有的村落保留着广东潮州民居布局特色等”。

杨卫平介绍，从年代上看，海南岛西部、西北部村落的形成时间，整体上早于东部和东南部村落，这是缘于历史上海南岛的开发进程。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海南的村落逐渐有了人口迁出，不少农民到乡镇、城市工作生活，城市扩张将一些村落变成了城中村，同时拆除了许多旧屋。最近这些年，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，又有不少人回流农村。”他说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村落的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发展演变 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

在杨卫平看来，难得的是，在发展过程中，一些村落延续了原有建筑风貌和布局特点。比如，三亚市保平村仍保留着不少明清时期的民居，民居上可看到燕尾、直梁等闽南特色元素。“不过这一类靠近城镇和古代驻军点的村落，和独姓的成长型村落不同，往往会因为资源、区位等优势变成杂姓的开发型村落，因为人口迁入、新建房屋的影响，难以维持村落的原有形态，海边的渔村也有类似的特点。”

位于海南岛腹地的不少黎族村落，大致沿着山脚处的等高线建房，面朝田野。比如，被誉为“海南第一黎寨”的五指山市毛阳镇初保村，依山势布局，自上而下呈阶梯状分布着十行茅草屋，村前便是一大片梯田。村民用黎语称初保村为“德什龙”，意为“大水田之上的村寨”。

“黎族村落大多呈散布状。”杨卫平说，古时候黎族人迁徙相对频繁，这是因为他们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，很少对土地进行复耕，经常需要搬家找地，船型屋等建筑的特点也契合他们的迁徙需求。“如此一来，现在就很难找到驻地固定的黎族古村落。”

这些年来，杨卫平通过走访、记录、研究、协助建设乡村博物馆等形式，持续为海南村落文化发展助力，“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海南村落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中，让丰富的海南村落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和知晓”。

行走在罗驿村，只见绿树掩映间，一间间火山岩民居静静伫立，露出斑驳的岁月痕迹。“澄迈正计划引入腾讯集团，对村子的整体布局重新进行打磨和设计，利用这些火山岩民居建设庭院民宿、餐厅等，打造街景墙。”李运达介绍，龙头企业的入驻，将为他们挖掘罗驿村的历史文化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很大的帮助。

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，像罗驿村这样的村落迎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，海南“村之形”也将有更多的新变化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井形秘语

■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安明

海口儒本村的汤勺井。林涛 摄

在自来水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在城市街巷或乡村，一口汲水之井，往往是生活社交圈的中心。人们临井而居，在井旁交易物品，故而有“背井离乡”和“市井”之说。

我国地域辽阔，井的形态多种多样。人工井中，最常见的是直筒井，按直筒井横截面或井口的形状分类，又有圆井、方井、六边形井、八边形井、九边形井等类型。2019年，山西省阳泉市发现了目前中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战国水井。该井深9米，横截面为九边形。海南屯昌屯城镇新南路的八卦井，始建于清嘉庆年间，井口为八边形，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。

文人观井，见井水中浮动的月影，常发出“镜花水月”的感喟，但现实是，敞开的井口容易落入树叶、灰尘，也不太安全，于是古人发明了新玩法：用石板封住井口，再在石板上设多个井眼，不仅更卫生，也方便多人同时吊桶打水。二眼井、三眼井、四眼井……直到十二眼井，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。云南建水县临安路的十二眼井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，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打卡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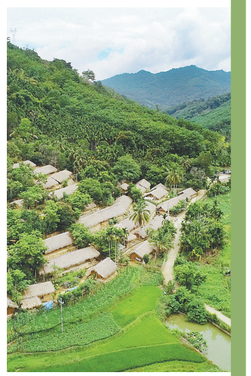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有多种形状的古井，包括方井、圆井、八卦井等。儋州中和镇宁济庙内的太婆井，据说是冼夫人平定海南期间，率众凿挖的，为圆井；海口龙塘镇博抚村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方井——朱崖泉；位于海口火山口旅游区附近茂林中的迈宝仙井，则是一口较为罕见的铜钱形古井，内壁直径4米多，为圆形，井口内嵌四根长约3.5米的条石板，从空中俯瞰井口处颇似一枚古钱币。这大概源于古人天圆地方的说法，或与“外圆内方”的民间智慧有关。

在海口市南部的羊山地区，有一种造型奇特的井——汤勺井。羊山地区虽然降雨量多，但地表被火山石覆盖、土层薄，透水率高，历史上长期存在缺水问题。当地人为了打深井，先在地面上凿挖出一个碗状大坑（勺头），在坑底凿井，再在大坑一侧营造一个缓坡（勺柄），在坡上铺设台阶，以方便人们下行至坑底的井口处取水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汤勺井有龙泉镇的永昌井、永兴镇的儒本井等。

“以前乡下没有炸药，打井用的是钎、锤等，非常消耗人力。”已经80多岁的羊山人王仁好介绍，汤勺井一般开凿于极度缺水的羊山腹地，通常有十多米深，二三十米深的也有，工程量巨大，需要全村人凿挖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建好。

海南也有多眼井，比如儒本村的那口汤勺井，便是四眼井，海口迈德村的神龙古井，也是四眼井，而位于海口市长流镇的美楠村有一口六眼井。

井的形态，因地理环境和人们的使用需求而改变，但它的历史人文价值从未改变。井口的每一道绳印，井壁上青翠的苔藓，都在诉说岁月更迭、时光流转的故事。



五指山市初保村的茅草屋依山势而建。 新华社发

澄迈县罗驿村的民居沿古塘有序分布。 资料图

扫码看视频《瞰海南村之形，帧帧是享受！》